

呂尚卻不慌不忙，好整以暇，將那些剛才搗弄半天的竹片攏起來，只拿出烏龜殼裡的六支竹片，他將六隻竹片排排放好，抬起頭正面迎向西伯姬昌的雙眼。

他說：「香餅之下，必有死魚。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故禮者，士之所歸；賞者，士之所死。招其所歸，示其所死，則所求者至。故禮而後悔者，士不止；賞而後悔者，士不使；禮賞不倦，則士爭死……。」

說來說去都是叫別人去爭、去死，什麼禮尊、賞賜都是要他人性命來換，真是惡劣。

西伯姬昌起身拜倒，他知道呂尚懂了！就算他是裝模作樣吧，可他這一席話，就足以讓他請呂尚回去當掛名的師傅，呂尚能叫姬發那個暴躁的兒子醒醒神。

師尚父

西伯姬昌出獵，遇呂尚於渭之陽，呂尚與語——大說，載與俱歸，為文武師。但是，事情也不是說說那樣順利。

西伯姬昌看呂尚是窮困年老矣！他也並非眩於呂尚的筮儀，而是真的被他那一席話——大說，給打動了。反正都是叫別人去死不用親自出馬，西伯姬昌深有同感。

西伯姬昌口條不好，呂尚卻是口才便給，死的都能說成活的，由他出面，叫其他人聽話做事，都比自己張口說不清爽好些，況且，呂尚外表修飾整潔，模樣出塵，大夫膠鬲就是從他身

上領悟了——人要衣裝，自以炫服靚裝盛飾，就能引人羨慕，無有人不在後追隨。

呂尚跟著西伯姬昌來到了畢，也就是周社，他一時間還摸不清楚西伯姬昌家的底細，他有那麼多兒子，每一個都不同性情，他要研究、研究，觀察、觀察……。馬氏高潤並不想離開朝歌，她沒跟著來，現在是呂尚一人獨自來到畢，呂尚要為文武師。

呂尚把他家裡大堂上的木床和雕花几案、一應烏龜殼和獸骨都搬來了，只有他那張大牛皮沒帶，他還不想掏出老底示人，有些物件，越是不讓人看見，卻又讓人人都知道，會引起人們的無限想像空間，這樣一來，呂尚就更方便故作神秘，裝模作樣，引起注意！

姬發真是暴躁，一把年紀了，還這樣按捺不住性情，他不知為了何事嘔氣，見人就罵；姬鮮失魂落魄，蒼白著臉，到處仰頭看天，任誰也不理會；姬旦更好笑，人矮又麻黑，頭頂上還裝了個「段」，走到哪裡都引人側目，姬旦瘦瘦小小，說話沒尾音，一張口只是起頭有聲，越說聲音越小……，

姬度呢，根本就是個紈袴子弟，只喜歡撿好玩的玩，每天調弄那些絲弦樂器，鑼鼓敲的震天價響，弄得四野吵雜雜，雞飛狗跳。

至於姬度以下的其他西伯姬昌的兒子們，呂尚很少見到，偶一見面，還沒認清楚是誰，人就走了！呂尚繼續觀察著。

呂尚觀察到了西伯姬昌喜歡叫人下跪拜他，他的妻子們見了他要先跪拜一番，才好起身說話，還有姬旦的妻子女勒，根本就是半跪著和西伯姬昌說事情，女勒所求，西伯姬昌無有不答應的。

於是呂尚觀察出了心得，程邑是姬旦的，他和妻子女勒，是程邑的真正主宰，西伯姬昌只是他的幌子，必要時，拿出來搖一搖，部民和那些兒子們就聽話了。可是姬旦又黑又小，其氣不揚且身體孱弱，他用什麼方法控制程邑？這個呂尚很好奇！

呂尚獨自一人住在程邑邊緣，靠近周社，他平日無事，就端坐大堂床上，搗弄他那些烏龜殼，他拿烏龜殼搖竹筴簧片，一條一條的甩出烏龜殼，甩出六條，再花大把時間觀察竹片，身旁的香爐，天天都焚香，大夫膠鬲無限供應呂尚檀香木用，讓他能一直保持神秘。

呂尚缺物件，就叫姬度找人回去殷地朝歌的家裡拿，閑天最勤快，他自願來回往返於程邑和孟津，趁機回去經營北門外的農舍，他將父母、妻子和自家兄弟悄悄的搬去了農舍住下，他已經如願以償，得了西歧的女人為妻，也出息了，兄弟們都聽他的，住到殷地朝歌是西歧羌人的心願。

中土富饒，人只要勤勉，每歲所得頗豐，上足以事父母、下足以蓄妻兒，樂歲終身飽，兇年免於死亡。且冷天就休息了，殷地朝歌的商人躲過年也是很好的做法。

